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
第三回 賽松齡一曲擅清歌 劉趕三片言興大獄

上回書說到方松齡剛一登場，忽然有個少年人狂叫一聲，跌倒在地。那是什麼緣故呢？只為他瞧見了松齡的樣子，大聲喝采，一時得意忘形，身子一晃，不覺跌倒。伺候他的小使，趕緊過來把他扶起，問他可曾跌壞，他說沒有，重新坐下，一志凝神的聽戲。看官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他叫作平齡，乃是漢軍鑲白旗人。父母在堂，並無兄弟。因為是個獨子，自幼嬌生慣養，父母便把他十分溺愛。到了十八九歲，長得粉妝玉琢一般，真乃是衛玠復生，安仁再世。不但相貌漂亮，天資亦極其聰明。他卻不好讀書，偏愛演戲，父母約束不住，只得任其所為。起先，他還到學房裡去應個名兒，後來絕跡不去，索性請了曲師，研究戲劇，一天到晚的彈絲品竹，調弄脂粉；不唱別的，單演花旦。那天，聽了松齡的戲，覺得他姿態活潑，做工細膩，實在有比眾不同的地方。出了戲園，一路上還想：我白請了許多教戲的先生，原來沒真傳。若能請得松齡時，將來定可接受他的衣鉢。況且我名字叫作平齡，安知不是與松齡平等的預兆呢！但要請松齡，非何景愚不可，好在我同景愚原是熟人。主意已定，回到家中，即差人把何景愚請來，要他引進松齡。

景愚道：「平爺，不是我攔你的高興，你一個唸書人家的後代，總應該伏案攻書，求取個一官半職，叫你們老太爺、老太太歡喜歡喜，才是正辦。怎的一天到黑，總是在戲裡討生活，莫非看這條路上有飯？我的小爺，那就擰了！我們這裡頭，實在不能個個有飯。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單看方松齡、陳鳳林一班兒，請看那些跑宮女丫環的夠多可憐哪！」平齡紅了臉，半晌，才說道：「沒相干！我不過混著玩，誰真想吃戲飯不成！你只與我引得方老闆來，我自另有一番人心。你不用說這些廢話！」景愚聽說不白效勞，即答應了。

過了數日，景愚來到方家，見過松齡，寒暄已畢，即把平齡這番意思說了一遍。松齡道：「我哪有工夫陪著外行胡鬧，你給我推了就是。」景愚道：「他是慕名而來，你只略略給他說一說，他就歡喜得了不得，用不著給他下細工。誰不知他家裡大有錢財，難道虧負得了咱們不成！」松齡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我應了就是。我也不講月規，也不和他論出兒，只要他不把我當下三爛就結了。」景愚道：「諒他怎敢！」松齡道：「你叫他定個日子，我們找個地方見一面兒。」景愚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別過松齡，回轉自己家中。走至門前，只見門關的甚緊，用手拍了幾拍，沒有人答應。景愚大怒，便嚷起來。一個小徒弟慌來開門，景愚跨了進去，劈面就是一掌，打得那孩子歪在一邊。景愚走入房中，拿起戒尺，把他拖來，又是一頓好打。那孩子被他打的鬼哭神號。景愚的老婆是聽慣了的，由他鬧得怎樣，只作看不見。景愚從下午打到掌燈時候，方才住手。

一宵無話。次日起來，吃過早飯，徑奔平齡宅內而來。看門人回了進去，平齡把他請人裡面坐定。平齡道：「何先生見著方爺嗎？」景愚道：「見過的了。他說交朋友不論錢財，挑個日子，請他吃頓飯，就算成功。」平齡大喜，說道：「後日我沒事，咱們就在天福堂吧！這幾日和春的轉兒是廣和樓，為的圖個近便。」景愚道：「是，好極了！只是我今天有個窮朋友要出外，我想替他張羅五六兩銀子的盤費，不知爺台手底下方便不方便？」平齡道：「有，有！」即取了一大包銀子交給景愚拿著走了。

過了兩日，已是他們的定期。平齡出城，到肉市廣和樓聽完了戲，先到隔壁天福堂坐了，等了一會兒，景愚同著松齡進來。平齡慇懃接待，大家入座吃飯。自然松齡坐了首位，景愚陪坐，平齡主位。三人都是好酒量，飲了一會兒才吃飯。飯畢散坐。松齡便問平齡學過什麼戲，平齡一一說了。松齡還叫他試試嗓子，當時景愚就從衣襟底下取出一把胡琴來，平齡唱了一段「南梆子」。松齡一聽覺得嗓音甚好，字眼尺寸還欠講究，看著景愚彼此笑了一笑，口中卻著實誇獎了幾句，說：「你既喜好這個，不妨到我家裡去。我每天起得甚早，可以勻出點工夫來給你說說戲，飯後你再到館子裡去聽我的戲。照這麼辦，玩藝兒才能長的了呢！」平齡連聲稱是，說：「我明天準來。」松齡道：「天已不早，我要先走了。」遂起身告辭。

景愚對平齡道：「明日你到方家，空著手進門，怕不好看。」平齡道：「我早預備下了。」當下各自回家。

平齡一夜何曾睡著。第二天一早，帶了四色禮物去拜松齡，還送了五十兩銀子的贄敬。從此就在松齡家中學藝。松齡雖不是日日見他，一月之中也有十天可以會面。松齡有時向平齡借錢，一張嘴總是二三十兩，平齡從不駁回。看看半年，平齡的技藝也不見十分長進；不過捨得花錢，各票房裡都願意請他。又因臉子漂亮，前台的請家也都歡喜看他的戲，一月內總接幾份請帖。平齡走了兩年多票，一般同他玩笑的朋友，給他送了個綽號，叫作「賽松齡」，平齡也就居之不疑。

一日，他同何景愚商量，要在戲館子裡露一回。景愚道：「這幾天方老闆告假，我們班子應了阜成園的轉兒，正少個花旦。你能去抵擋一陣，未為不可。只是，後台有些花銷，約計一百多吊錢，那是一個也省不下的。」平齡道：「花錢怕什麼！我們票友，原就是耗財買臉的。」景愚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這唱戲二字，就應在我的頭上。三日後靜聽好音。」說罷辭去。

轉瞬三日。這日平齡用過早膳，靠在書房的欄杆上，看婢女小翠在樹上折取桂花，細腰斜倚，皓腕凌空，十分有趣。他心中暗想：這若移在演劇上，姿勢美觀得很。正在出神之際，忽聽有人叫了一聲「哥兒」，回過臉來見是小使順兒，笑嘻嘻地手裡拿著一張戲單，說是何老闆送來的。平齡接過一看，原來是阜成園的事，訂了八月初九日，平齡派了一出《探親》，是倒第二。前面還有一出《三英記》。順兒指著問道：「這是一出什麼戲？奴才不曾見過。」平齡道：「這是出唐朝的戲。有員小將王士英，被女寇高蘭英殺敗，逃在一家子，遇著一位姑娘叫作寶桂英，用計將蘭英灌醉，士英和她成了好事，蘭英醒來，挑唆士英把桂英也給辦理了，三人成了夫婦。這本是不常唱的戲，莫怪你不知道。」順兒道：「聽說哥兒這出《探親》還帶《頂嘴》呢！」平齡道：「帶《頂嘴》得用個好桂姐，比平常《探親》不同。大約連這桂姐並那《三英記》的旦角，總跑不掉是那司坊裡的人。」順兒道：「哥兒這一講說，我才明白。不然，我還當《三英記》是三國裡劉關張三英戰呂布呢！」平齡道：「今年不唱張三爺的戲。有人扶乩說，今科這番鄉試是他老人家下凡監場，所以他的戲唱不得。」順兒道：「我也聽得人說，張爺性如火，他來監場，只怕要出亂子。」平齡道：「那卻與我沒甚相干。你去對來人說，我初九准去。只是小心不要被老爺知曉。」順兒道：「老爺不會知道。他還在外面會客呢！」這時小翠拿著一枝桂花對平齡道：「哥兒，唱戲的事，老爺向來不管你的，怎的忽然要瞞他？」平齡道：「這一回是到戲園子裡唱，不比往常。」小翠道：「好哇，索性越鬧越不像！我偏去告訴老爺。」平齡扯住小翠的袖子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千萬不要說！」小翠道：「你放手吧，花兒全要掉了下來！我說的是玩話，你放心，我決不對老爺說。就是老太太面前，我也一字不提。」平齡這才放手，眼看小翠執著花枝，慢慢地轉過屏風去了。

且說平齡的父親會的那位賓客，叫作喇謙，也是鑲白旗人，與平齡的父親沾些世誼，能言善辯，專在官場裡面拉絳。家有兩房媳婦兒，一房在京，一房在天津。那年中秋節關實在過不去了，他就想到這位老世交，前來拜訪。二人見面之後，平齡的父親說到平齡，不覺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這孩子今年已經二十一歲了，還是不走正經路。兄弟，你看怎麼辦？」喇謙道：「姪兒既不讀書，大哥，你何妨替他弄個舉人呢？」平父道：「難道說舉人也可以用錢買的吗？」喇謙道：「自然。近幾年來，哪一次鄉會試沒有弊端呢？現在主考已經放定啦。正主考是柏中堂柏葑，副主考是兵部尚書朱鳳標、左副都御史程庭桂。我都有路子可走。」平父道：「那兩位副主考，我不大知道；這位柏中堂，公正清廉，我是深知道的。怕不能賄買吧？」喇謙道：「老哥，你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柏中堂雖是清廉，但他最寵愛他的姨奶奶。姨奶奶有個兄弟，叫作斬祥，是柏中堂的總管。這次，他想要在科場上面多賺些錢，四面托人，招攬主顧。不瞞老哥說，前天他還當面托我哪！」平父道：「路倒是條好路，可惜我這孩子，筆下一些不通。就是中了一名舉人，也是空的。」喇謙道：「老哥，你不要這麼說。孩子中了舉人，因此發憤讀書，明年就中進士、點翰林也說不定的。即便不能，將來得個一官半職有了個舉人底子，總算是正途出身，便宜地方多著哪！」平父聽了，意思有些活動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懂得子平嗎？」喇謙道：「我略知一二。但不知大姪兒的八字是哪幾個字？」平父道：「他是二十一歲，閏四月初十寅時生的。我

記得他的八字是戊戌丁巳辛巳庚寅。」喇謙屈估算了一算，說道：「辛生巳月，正官得令；時上有慶金劫才，年上有戊土正印，謂之身強官旺。有官有印，定為棟樑之才。命有天乙貴人，讀書上進，仕出正途。月上透殺，有印化吉，所謂身強殺淺，假殺為權。每逢官殺運，定有升遷之喜。今年戊午流年，有殺有印，而且天乙再逢，必中高魁，恭喜恭喜！」說罷連連拱手。平父大喜道：「兄弟高明得很，正跟吳鐵口算得一一樣。既他還有這個造化，我就花幾個錢也使得！」喇謙道：「不消許多，兩千銀足夠。只是姪兒年輕不懂事，萬一口齒不嚴惹出禍來，反為不美；不如索性把家人一齊瞞過。」平父點頭，當下二人分手。次日，平父得到回信，事已辦妥，先付銀子若干，餘款事後再補。

到了八月初八那一天，他囑咐平齡道：「孩子，這十天之內，你千萬不要出門一步。」平齡問：「為什麼？」他父親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前天我托一位朋友替你排了排流年，他說十天之內不出門有喜事，出了門就有災晦。」平齡道：「我不出門就是。」次日初九，平齡早起盥漱已畢，正在書房裡閒坐，順兒進來說道：「哥兒，今天該準備什麼行頭？」平齡愣了一愣，說道：「可不是嗎，今天正是阜成園唱戲的日子。只是老爺子不許我出門，怎麼辦呢？」順兒道：「不怕不怕，老爺子今天南城外有應酬，一早出去，要吃得晚飯才得回來。那是趕車的趙四對我說的，這會兒就在那裡套車了。」平齡方要再說，順兒搖手道：「老爺子來了！」平齡趕緊站起，只聽他父親說道：「你千萬不要出門，也不要與外人見面，我出去一趟，就回來的。」平齡唯唯，他才出去。平齡見他父親走了，笑對順兒道：「活該咱們造化。」吃過午膳，他就叫順兒帶著箱籠，同向阜成門外而去。

大家知道票友賽松齡那天初次在戲園上台，少不得要來趁個熱鬧。一路上香車寶馬，絡繹不斷，把阜成門附近一帶極荒涼的地方，卻變作花團錦簇。平齡看在眼裡，異常高興。到了阜成園門首，下車進了後台，自有管事人慇懃招待。那時場上正演《三英記》，那扮黃桂英、高蘭英的兩個旦角，都是松齡的徒弟；扮王士英的小生，叫做江耗子，一條音腔不聚的嗓子，惹得聽戲人十分好笑。那兩個旦角，卻都不錯。平齡扮戲尚早，隱在場門簾內看了他們一出。暗想這兩個孩子，倒不枉方老闆栽培他一場，真不含糊。不多時，這兩個旦角唱畢，卸了妝，到官坐兒裡去找他的門翁。那個門翁頗請了幾個客，看客中認得的，卻只有一個桂林倪鴻。又唱了兩出，便是《探親》登場。

那鄉下親家母將出場門，早聽得有人叫好。倪鴻身旁一個南方口音人道：「這不過是個丑角，怎的也有人喝采？」倪鴻道：「這個丑角非同尋常，他叫劉趕三，是保身堂的老闆。只是他不是和春的人，今日因何到此演戲？」那邊一個旗人道：「他是沒有能耐，大班不要。今天是何景愚找他來陪松齡。」那南方人道：「他既沒能耐，又焉能是好角？」倪鴻道：「這不是一句話說得完的，老兄請看戲吧。說話之間，《探親》已演到備驢的那一節，趕三兒竟把自家平時騎的一匹驢牽上台來。說也奇怪，那驢在台上十分馴熟，觀戲人無不喝采。只聽得趕三兒道：「這孽畜雖不是唱戲的兒子，上台可真不含糊！」眾人知道他是在取笑平齡，又是一片彩聲，那旗人笑著對倪鴻道：「趕三兒戲雖沒什根底，口卻刻薄到極處了。他的紅，也就紅在這張嘴上。」倪鴻點頭。少時，桂姐出來，看他打扮是個花旦的樣子，年紀也很輕，比平時唱《探親》弄個一嘴鬍子噎兒的官中正旦，穿件青衣，順眼多了。那旗人道：「這孩子叫張梅五，是他保身堂的徒弟。賽松齡今兒要唱《頂嘴》，所以用他登台。這孩子雖是個無名之輩，究竟是內行，賽松齡恐怕要受大敵。就是那匹驢，也是趕三連夜排出來蹶賽松齡的。你道他們毒不毒！」倪鴻道：「這《探親》帶《頂嘴》，倒是不常演的戲，難得小平子竟能演唱。」少時，平齡出場，果然不見十分精采。這出唱完，倪鴻走至後台閒步，只見許多人圍著平齡解勸。平齡滿面怒容，指著趕三兒痛罵，趕三兒也不乾不淨的回嘴。倪鴻料是方才的戲仇，遠遠躲開。平齡、趕三，也叫眾人勸走了。

過了幾天，順天鄉試出榜，平齡高高的中了第九名舉人。他父親方對平齡說道：「孩子，你這舉人是我花了好些銀子買來的。前幾天考試的時節，我老是提心吊膽的，只怕你出門去被人家瞧見。如今是不怕的了。我看你天分甚好，字跡也還寫得清清楚楚，若能從此認真練習八股，明年會試，再點上一名翰林，豈不是榮宗耀祖！」正說到這裡，順兒來回道：「喇二爺來了！」喇謙進得屋子，忙給他們父子道喜。平齡知道有事，退出去了。平父道：「兄弟，怎麼老沒有見？」喇謙道：「天津有點事。我是八月初八出京，直到昨兒才回來的。」平父道：「你姪兒的事，全仗兄弟出力。」說罷一拱到地。喇謙道：「那也是老哥的福大，姪兒的命好。話可又要說回來啦，我聽見人家說，副主考程庭桂的小兒子，沒有出榜之前，他就在飯館裡說有什麼姓李的姓熊的許多人，全是他遞的條子。現在榜上一個也沒有中，可見得還是姓靳的這條路靠得住。」平父道：「是的。」喇謙又道：「姪兒這本卷子是我托南省一位高手搶的。他說卷子裡面寫錯了一兩個字，只怕落第。現在姪兒居然中了高魁。真正好運氣！」又從袖裡取出幾張紙條來，說道：「這是三場的原稿，將來可以印成試卷送人。」平父接過，謝了又謝，又把銀子餘數付清，喇謙這才辭去。

又過了幾天，平齡出去拜老師、會同年，緊接著懸匾宴客，自有一番忙碌。他卻遇了空閒，仍是同一班梨園打混。看看十月初五日，正是鄭親王端華的壽誕，演戲招賓。那日朝中親貴以及大小官員，誰不去捧場上壽！平齡父子也在其內，將從禮堂退出時節，趕三兒正在台上演戲，扮的是僧道一流；一眼瞧見平齡，忙提著極高的嗓子道：「分身法兒，只有新舉人平齡會使。我知道他八月初九那一天又是唱戲，又是下場去考，真是個活神仙。」平齡羞的面紅過耳；再看那齣戲是新排的《鈞天樂》，是用尤西堂崑曲舊本改的亂彈，恰是譏罵科場的戲。平齡坐不住，只得溜了，他父親也就走去。

那端華胞弟、御前大臣戶部尚書肅順，聽了趕三這句話，即把御史孟傳金的衣服輕輕的扯了一下，孟傳金會意，同他到一個小書房坐定。肅順便道：「方才趕三兒說的話，你聽明白了嗎？」孟傳金道：「聽明白啦。」肅順道：「科場是主子家找人用的大事，他們竟敢作弊！我耳朵裡早有閒話，不過不便說話。你們當都老爺的，就該上本。」孟傳金囁囁著道：「柏中堂是敝老師，這本怕不便上。」肅順呵呵一笑道：「你太小啦。柏中堂決沒有什麼處分，我可以擔保。我聽得平齡這本卷子，出在編修鄒應麟房內，老鄒給他改過錯字。你以此為由，把柏中堂輕輕兒捎帶幾句，主子諒不深究。大約只把平齡革去舉人便算了事。我知道你從前奏撤蘆溝橋的釐卡，是個極有骨頭的好老都。你們衙門裡從毛奇雲放出去之後，就是你最有膽子。那年奇雲參文中堂好幾萬句話的長折，主子也擱著不問。你替貴老師擔什麼心？」孟傳金道：「這話也是。我就預備折子。」當日辭了肅順，回到家中，具折要參奏科場。他家有位西席勸道：「肅六胸無點墨，柏聽濤是科甲出身，素有私仇，恐怕弄大了，不如不參。」傳金想想也說得是，便把折子擱起。豈知自那一起，傳金夜間總睡不著。傳金惱了，仍復依了肅順，把折子遞進。皇上見折中有中式舉人平齡硃墨不符等語，即傳旨著鄭親王端華、怡親王載垣、尚書全慶、陳孚恩，悉心磨勘試卷，不准稍涉迴護。此旨一下，滿朝震恐。

且說平齡被趕三兒抓了幾句，回家十分不快。他父親也覺得趕三兒的話奇怪，問起根由，他才把阜成園唱戲的事說了一遍。平父大怒道：「我怎麼吩咐你不許出門，你偏偏出去唱戲！要是鬧出事來，孩子，你真害苦了我啦！」平齡道：「我也不知道誰害誰！要是老爺子告訴我，我怎麼敢去唱戲呢？」平齡的母親道：「誰也不必埋怨誰，但願無事便好。」平父道：「怕不能吧！唉！我只知道機事不密則成害，不知道機事太密也會成害的。」

隔不多幾天，喇謙果然派人來關照說，他自己出京去了，聽說科場案已經發作，以後平齡上堂審訊，千萬不可說出有人頂替，方可保全性命。平父得著此信，十分驚慌，只得取出槍替人的原稿來，叫平齡連夜熟讀，以為能夠默寫出來，就是給自己做了憑據。平齡也知道這是生死關頭，非同小可，即把原稿當作戲詞一般念了又念，記了又記，好容易把每篇文字的前幾行默寫得一字不錯。他們父子，才略略的放心。

到了復試之期，誰知王大臣等依著老例，另外出了一個題目。可憐平齡連個破承也做不上去，真如雷打一般，只好呆坐。挨到日落黃昏，沒奈何寫了一個履歷，硬著頭皮交卷。王大臣等見是白卷，立刻翻臉，喝一聲：「拿下！」兩旁閃出一班公差，好像鷹拿燕雀似的把平齡揪翻，押到刑部牢中去了。

過了兩日，即奉旨將平齡革去舉人，命法司嚴訊。肅順乘此機會攀扯到柏葑身上，也將他革職拿問。此時肅順與端華等，全神都注在柏葑及一班考官頭上，倒把平齡這件事看得輕淡，和他當初對孟傳金說的話，全然相反。

平齡在監一連幾天，也沒有過堂審訊。那些禁子使用過他家的銀子，把他異常優待，手銬一概不上。但到底是個公子哥兒，怎麼受得慣鐵窗風味呢！順兒天天送飯進去，主僕相見，無非是痛哭一場。有一天，他主僕又會著面，正在發愁之際，忽地看見兩個衙役扶著帶了一個少年犯人。那犯人面色發白，兩眼緊閉，中衣上帶著胭脂似的血跡，一步一拐的轉到別間屋裡去了。平齡私問牢役是誰，牢役道：「他是柏中堂的舅爺，叫作斬祥，也為這次科場案打官司。這個小子，經不起一夾棍，便一五一十的全招出來。還有朱尚書的家人王福呢，他在堂上受盡了種種的刑罰，咬定他主人沒有受過人家半文錢。那才是真正的鐵漢！如今人家倒出去了，這小子只好常在這裡一世。」平齡所了這一番話，呆了半晌，才說道：「好厲害的刑法。反是死了乾淨！」牢役道：「他偏不死，又待怎樣！」平齡便不言語，即叫順兒買些好酒來勸牢役。那牢役吃得醉了，順兒方才走去。比及牢役酒醒，平齡已是自縊死了。牢役驚得手足無措，忙去報了官。那官兒走去毫不驚慌，看了一眼，即命把屍首解下，放在一邊。他卻往平齡家中去找他父親。平父聽得刑部官，知是為兒子來的，連忙出見。那官兒一見平父便道：「令郎在監身故了！」平父大吃一驚，放聲大哭。官兒道：「老先生，這不是你哭的時候。他雖身死，只是犯著欺君的重罪，難免有戮屍的刑罰。老先生，快具個兒子在監病故情願領屍埋葬的甘結，弄出屍首，方保無事。我們衙門的定例，凡是入土的屍骸，向不掘戮。你不可自誤。」平父一時也顧不得辨他的真假，竟具了個結，隨了這官兒前去領屍。到得牢中，平齡的屍首已用棺木盛殮，連棺蓋都打嚴了。平父向那官兒說了些道謝的話，由著他把棺抬出。他們自有別的計策去回堂官。

平父回家，連忙把兒子抬出彰儀門，在祖塋埋葬。一路上就聽得人說柏中堂科場舞弊，畢竟問斬了。平父想到他兒子落個全屍而死，還算便宜。埋葬已畢，走進城來，將走到虎坊橋，只見一個人騎著一匹驢兒從西往東。那驢剛要上橋，橋下有一人大喝一聲趕上去，把那人從驢上直擒下來，按倒在地，揮拳便打，舉足便踢。那人殺豬似叫起來。